

似水无痕 / 著

疑云记

都市命案奇谈

……到底是谁？
他和父亲的失踪又有何关系

……为了……
父亲……
大三……
接掌……
……探所
……发生
……破疑案
……

文匯出版社

都市命案奇谈

疑云记

似水无痕一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疑云记:都市命案奇谈 / 似水无痕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496-1280-2

I. ①疑… II. ①似…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3061号

疑云记

都市命案奇谈

作 者 / 似水无痕

责任编辑 / 张 涛

装帧设计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 / 32

字 数 / 290千字

印 张 / 10.75

书 号 / 978-7-5496-1280-2

定 价 / 26.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漂流瓶的诅咒	003
第二章 染血的焰火之章	043
第三章 命案目睹	079
第四章 偷窥校园	109
第五章 眼之祭礼	143
第六章 洋娃娃城堡的饕餮之宴	181
第七章 夜总会连环杀人案	219
第八章 消失的证据	241
第九章 第三个凶手	267
第十章 未完结的旅途	301
尾 声	335

那是一双宝石般湛蓝且漂亮的蓝眼睛，此刻正如捕捉猎物般紧盯着眼前的男人。忽然间一个利索的转身，凌空击肘抬腿，宛如敏捷优雅的豹，所有动作一气呵成，那比她高出一头多的男人就痛呼一声倒地，甚至身形都往后滑动了几分。

他揉着腰际坐起身看着眼前身穿白色道服的少女，哀叫着抱怨：“我说雪莹，你就不能偶尔手下留情一次吗？每天被你这么摔下去，不死也要变痴呆了。”

“我有分寸的。”满不在乎的清脆女声扬起。

“才怪——”

那人刚要反驳，门口传来几声寥寥的掌声，那少女循声转过头，露出一张灵动秀气的脸来。看样子这名叫雪莹的少女不过二十来岁，典型东方美女的瓜子脸，小巧的下巴，尖而挺的鼻子，红润小巧的唇，黑亮的长发束在脑后，匀称有致的身形，看上去与普通的学生无异。但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是那东方人所没有的蓝色眼眸。那究竟是双怎样的眼睛，剔透得没有一点杂质，却含着与她年龄所不符的凌厉。这样的眼眸，放在那充满东方韵味的脸上，竟然没有一丝不协调，反而使她平添了几分美丽。

看到站在门口的人，雪莹露出笑容，她丢下还坐在地上的男人，

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莫叔，怎么到这里来了？”

“正好到附近办案，调查完就顺路过来看看。”莫警官慈爱地看了看雪莹，又连忙补充道，“只是平常的入室盗窃，就没叫上你一起去。”

雪莹接过同伴递过来的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没事，爸爸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找到的，这我心里明白。”

莫警官叹了口气，“只要你不放弃希望，总会有线索的。”

“嗯，我会守着侦探社继续寻找。”雪莹的蓝眼睛中闪过坚定的神色，“只要一有线索，我都不会放弃。”

“你是好孩子，我也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的。”

莫警官看着眼前的雪莹，心里也不禁有些感伤。雪莹的父亲和他曾是警校的至交，但毕业后，她的父亲便和家人一起去了美国，做了当地的警察，并在那里和一位美国女子结了婚。中间几年他们一度失去了联系，可忽然有一天，他带着年幼的女儿回了国，并拒绝了莫警官邀请他到警局来供职的提议，自己开了间侦探社。

三年前，他追踪一个叫 M 的连环杀人犯，这本来不是他侦探社的范围，可他却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执著，让莫警官至今也无法理解。在一次追踪中，雪莹的爸爸和 M 一起失去了踪影，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候才步入大学的雪莹，坚强地接管下侦探社，她始终相信，只要追踪着那些离奇的命案，总有一天会发现 M 的踪迹，继而寻找到父亲。因此莫警官也利用工作之便，一直从旁帮助她。

“莫叔别站在门口，不进来坐坐吗？”雪莹笑看着莫警官。

莫警官看了看表，脸上颇有些无奈，“我也想，可是最近警局刚来了几个新人，我得回去看看。”

“新人？”雪莹眼中闪动出好奇的神采，“是什么样的新人？”

莫警官摇了摇头，双手一摊：“现在的新人啊——”

他的一声长叹，淹没在道场嘈杂的声音中。

漂流瓶的诅咒

[一]

昏暗的路灯下，他专心地擦拭着手中小巧的玻璃瓶，那动作很慢很轻缓，仿佛世间无双的珍宝。擦完之后，他凝视着手里的瓶子怔怔地发呆，有那么一瞬间的犹豫从他的脸上闪过。一阵夜风吹得树叶沙沙响，树影在夜风的摇曳下张牙舞爪地扑向专注站在原地的人，也使他的思绪清晰起来。他很快便坚定了自己的决心，用力握紧手里装着纸条的瓶子，走到河边，蹲下身把瓶子浸湿，然后趁着夜色来到不远处的一栋豪华的别墅前，把瓶子小心翼翼地摆放在门口。

他的目光凝视着在月光照耀下，泛出青白光芒的玻璃瓶，嘴角露出狰狞而冷酷的笑容。该是动手的时候了，这么多年，他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又看了那瓶子一眼，才摘下手上的白手套，匆忙转身消失在无边的黑夜中。

雪莹抱着书本走向大学门口，准备一会儿去侦探社看看情况。多亏了以前父亲创下的良好口碑，才使得即使她没有太多时间打理，侦探社也能支撑下去。不过本来她继续经营这侦探社就不是为了盈利，父亲失踪时的保险金，足够她衣食无忧。但对于雪莹来说，只要有希望能找到一丝与M有关的蛛丝马迹，她都不会放过，只有这样，她

才能感觉到与父亲更加接近。

才走到学校门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雪莹拿出来接通，莫警官的声音立刻传了出来。

“雪莹，你现在在哪？”

“在学校门口，正准备去社里。”

“太好了，你先别回去。”莫警官的语气短促而严肃，“滨河小区发生了一起命案，离你学校不远，你要不要来看看？”

“好，我这就来。”

雪莹简短地回答完，就挂断电话。她抬手看了看表，正指向中午12点，看来午饭是吃不上了。她是从心里感谢莫叔的，如果没有他，自己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参与命案的调查。M只热衷策划命案，虽然从雪莹父亲失踪的那次追捕之后，M已经销声匿迹了很久，但雪莹有预感，只要她一直追查下去，M就总有一天会出现。对于她来说，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可能。

骑自行车大约15分钟，雪莹就来到了滨河小区。小区依护城河而建，虽然算城外，但它的地理位置和定位的人群，使得这里一跃成为数一数二的高档住宅区。

雪莹骑着车从大门进去，小区的院子大得堪比他们大学的整个校园，到达莫警官说的那栋别墅的时候，足足又用去了十几分钟。

出了事的别墅早已经被用警戒线封锁了起来，和大部分现场的外围不同，这里竟然没有太多围观的人群。雪莹不禁又环视了一下四周，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想必更加重视忙于自己的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关心其他人家发生的事情。

在莫警官的授意下，雪莹得以顺利进入现场。这是一间装修堪称豪华奢侈的二层别墅，屋子里干净整齐，没有任何搏斗和翻动过的痕迹。她在走进来的时候留意到，门锁也是完好无损。中午的日光从客厅的落地窗照进来，带着夏日特有的炙热拂面，却愈发显得有种阴冷的气息在肆意蔓延，不经意间引出阵阵寒意。

一股血腥的味道在屋子里弥漫开，让雪莹不由得微微皱眉。落地窗前的纱帘微微浮动起来，可却炙热得感受不到一丝风。窗前的茶几上，两个白色茶杯并排而放，看上去整齐而有序，像随时等待人来取用。在尸体被发现的一层楼梯下，画着白线的大理石地板上，仍清晰可见一摊血迹，看似尸体已经被搬走有些时候，血迹凝结成暗红色，却依旧触目惊心。

“雪莹，你来了。”莫警官走了过来。

“死者是什么人？”

莫警官把手里的一摞照片交给了雪莹，雪莹翻看着，照片里一个中年男子侧着脸俯卧在地。他脸色灰白，有些青斑，身体僵硬，失去焦距的眼中带着几分惊恐，血从他脑后的伤口直淌到地板上。

“郑雷，这个别墅的男主人，蓝印房产开发公司的经理，法医初步鉴定死于大概两小时前，死因是从楼梯上跌落下来，头部受到猛烈的撞击，是他妻子回家第一个发现的尸体报了案。”莫警官从旁解释。雪莹仔细端详着照片里的郑雷，只是普通的现场，但不知为什么，郑雷的目光却让她在意。

“是意外吗？”麦嘉玮一边做着记录，一边问道。

“看上去并不是自己摔下来的，应该是被人从身后推下来。”雪莹边说，边做出推搡的动作。

“为什么这么肯定不是他自己失足掉下来的？”麦嘉玮追问。

雪莹摇摇头说：“看这照片尸体的方向，如果不小心滑落下来，一定会下意识自保以减缓冲击力，应该会侧向倒地，可尸体却是顺着楼梯的方向，很明显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从身后猛力一推，脸向下掉下来的。”

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下来，诧异地循声望去，看向站在她身后发问的人。一张年轻而阳光帅气的脸，偏偏顶着一头有点蓬乱的黑发，手里拿着本和笔，正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看着雪莹。

“这人是谁？没见过。”雪莹向莫警官询问着。

莫警官叹了口气说道：“我给你们介绍下，他是警局来的新人，麦嘉玮，这位是我好朋友的女儿，能干的侦探，雪莹。”

麦嘉玮看清雪莹的脸微微一愣，才回过神来把笔和本交到一只手上，有些慌忙地要摘下手套和雪莹握手。雪莹只是一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转过头不再看他。

“莫叔，死者的妻子怎么说？”

莫警官向一旁指了指，“我正要去做笔录，你也一起来吧。”

[二]

客厅那看上去价格不菲的布艺沙发上，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她便是郑雷的妻子林雨。她用面巾纸半掩着脸低声地哭泣着，虽然看上去保养得极好，但毕竟人过中年，脸上已经掩不去岁月的痕迹。

雪莹和莫警官在她旁边的转角沙发上坐下来，她的视线落在茶几上并排整齐摆放着的两只白色茶杯。“您丈夫今天在等客人吗？”

林雨摇摇头，“早上我开车带痴呆的公公去看心理医生，他一个人留在家里看文件，没说约了人。”

这个客人会是谁？和郑雷的死有没有联系？雪莹思索着，看着杯子里一口未动的冷茶，不抱什么希望地开口问道：“杯子上什么线索都没有吧？”

“你怎么知道？确实只有其中的一只杯子有死者郑雷的指纹和DNA，另一只杯子上什么都没有，可见凶手很小心地擦去了指纹。”麦嘉玮不知何时已经又把笔和本拿在手中，一副颇有些惋惜的表情，“所以什么收获都没有。”

雪莹微微一笑，嘴角扬起一个漂亮的弧度，“不一定，至少告诉了我们，这不速之客就是凶手，而且，还是死者认识的人。他这么小心地不留下任何痕迹，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这我也知道。”麦嘉玮有些不服气地撇了撇嘴，用笔敲打着笔记本，“关键，要知道这人是谁。”他转向坐在一旁的林雨问道：“郑太

太，有什么人和你先生有过节？”

林雨放下拿着纸巾的手，雪莹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的悲戚看起来并不明显，刚才的哭泣有些故作声势的样子。林雨顿了顿，才开口说：“我先生这一行难免会得罪很多人，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收购案里的对象什么的。”

“目前郑先生在做什么案子？”

林雨又摇了摇头，“他的生意我从来不过问。”

雪莹从那两只茶杯上收回视线，插口问道：“您刚才提到郑先生的父亲有痴呆症？所以您当时才没在家？”

“我公公已经痴呆很多年了，所以才会定期找心理医师去做治疗，可近几年却越来越严重，需要去治疗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今天也是约好了俞医生，所以一早我就开车带他去俞医生的诊所了。”

“俞医生？也就是说，他能证明你当时不在场？”雪莹追问。

“我们派人通知了他，那个心理医生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莫警官解释着，然后他转向林雨询问着，“这几天家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

林雨侧头沉思了片刻，忽然像想到什么陡然睁大了眼，神色露出恐惧，“也许是那个——”众人因为她的话一起看着她，等待着她的下文，林雨脸色看上去比刚才更加苍白，身体也有些微微颤抖起来，她深吸一口气才说，“前几天有人在家门口放了个瓶子，里面还有一封信。”

“那瓶子现在在哪儿？”莫警官追问。

“在书房，我去拿来。”

莫警官向麦嘉玮使了个眼色，麦嘉玮便合上手里的本和林雨一起走向了楼上。正在这时，一个戴着无框眼镜的年轻男人在警察的带领下走了进来。雪莹默默打量着他，整齐的衣着，干净斯文的气质，等他走到面前才问道：“俞医生？”

那人露出微微惊讶的表情：“认识我吗？”

雪莹摇摇头，“听莫警官说在等俞医生来，就大胆猜测了。”莫警官听了暗自一笑，雪莹继承了她父亲缜密的心思和观察能力，从来不会做没有根据的猜测，每个职业的人都有自己特有的习惯，要依据这些猜测出眼前人的身份并不困难。

“俞斌。”那人点点头，也没有再多说，从口袋里拿出名片递给了莫警官，看向雪莹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也拿一张给了她。雪莹接过来扫了一眼，“俞斌诊所”，真是简单的名字。不难看出这俞医生的性格。

“俞医生是开私人诊所的？”

俞斌推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小地方而已，一般就接待些认识的病人。”

“俞医生太谦虚了，刚才听郑太太说，到您的诊所看诊的基本都是这一带有头有脸的人物。”莫警官笑笑，指了指一旁的沙发，示意一旁的警察打开记录本，“请坐，我们只是问几个问题。”

“今天早上郑太太是不是去了诊所？”看俞斌点头，莫警官继续问，“大约几点？”

“9点半左右，一直到10点半。”

“时间确定没错？”莫警官又问道。

“我预约表上有时间的记录，做我们这行，对时间很有概念，肯定不会错。”

莫警官看了一眼雪莹，雪莹沉吟了一下，补充问道：“你治疗的过程中，能确定她一直在旁边吗？”

俞斌摇摇头，“是这样的，我诊疗室向来不容许家属陪同进去，他们都是在旁边的会客室中等着，郑太太当然也一样。”

“她离开过吗？”

“这个——”俞斌一顿，“我就不清楚了，你们可以问问诊所的护士。”

又问了几个问题后，莫警官将记录推到俞斌的眼前：“目前没别的问题了，请俞医生在这里签个字，以后可能还要麻烦俞医生配合我

们的调查。”

“这是应该的。”俞斌笑着回答，并在笔录上迅速签下自己的名字。

雪莹又看了眼俞斌，从他波澜不惊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端倪。心理医生，这是对她来说最难打交道的职业之一，如果他们刻意要掩饰自己的情绪，总要花上更多的时间去揭破那层伪装。不过他的话中听不出什么问题，也没有为林雨做开脱，因此没有太多怀疑的理由。

正在她沉思时，从二楼处忽然传来一声惊叫，是林雨的声音。雪莹和莫警官对视一眼，起身向楼上跑去。

[三]

二层书房的门口，麦嘉玮正盯着眼前的人一脸无奈，而林雨的脸色略有些受了惊吓的苍白。站在他们面前的老人，头发已全白，大约有六十多岁的年纪。那目光说不出的怪，似乎没有焦距般，神情恍惚中又透出一丝兴奋。

“爸，您别闹了。”林雨颤声劝着。

“把那瓶子给我。”顾虑到对方是个痴呆的老人，麦嘉玮也放轻了声音，哄劝着。

经麦嘉玮这样一说，雪莹和莫警官这才注意到，老人手中拿着一个玻璃瓶，看到突然间出现这么多人，他匆忙把瓶子紧紧抱在怀中，并用另一只胳膊护着。谁也不敢贸然上前，怕他情急之下打破了那玻璃瓶。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对破案有帮助，但总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气氛瞬间安静下来，老人警戒地环视四周，空洞无神的眼中一簇火焰越燃越旺。忽然间他大笑起来，且一发不可收拾，脸上的褶皱随着他夸张的笑容挤成一团，看上去有些恐怖，那尖厉的笑声也随之响彻整个屋子，让人忍不住脊背生寒。“诅咒要应验了，报应，这都是报应——”

老人的话让雪莹和莫警官对望了一眼，麦嘉玮则趁这个时候敏捷地上前，手腕一拉一翻，那瓶子已落入他手中，这倒让雪莹有些意外，没想到这新人也有可取之处。老人似乎不甘心地还要上前夺回瓶子，却被跟上来来的警员拉住动弹不得。

“交给我吧。”俞斌不知何时也站在了一旁。莫警官示意警员把老人送进房间里，俞斌也跟进去。看着关上的门，雪莹凝神飞快地思考着。

再坐到楼下的时候，林雨有些微微的颤抖，如果说刚才是失去丈夫的悲伤，那现在她脸上的不安又是什么呢？莫警官向麦嘉玮一点头，麦嘉玮带上白手套，打开了手中的玻璃瓶，取出里面不足巴掌大的一张字条，展开在众人眼前，上面歪歪扭扭地手写着寥寥几个字，读起来却触目惊心——“亡魂很快会来索命”。

“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莫警官皱着眉问。

林雨似乎不敢看那字条，移开视线不安地回答：“前天晚上，放在家门口。”

“郑太太，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莫警官顿了下，问出大家的疑惑，“和刚才老先生提到的诅咒有什么关系？”

雪莹默默观察着林雨，她的目光有些游离，并不直视大家，只是勉强一笑。“空穴来风而已，几年前开发这片地方的时候，我先生和这里原来的业主产生了一点摩擦，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时一个警员快步走过来，手拿一个小口袋递到莫警官面前，并低下头耳语几句。莫警官接过来，放到桌子上，一个小巧的钻石耳饰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莫警官看向林雨，“这是郑太太你的东西吗？”

一丝微光从林雨眼中闪过，那一闪即逝的慌乱没有逃过雪莹的眼睛。林雨摇了摇头，“不是我的，没见过。”

“带回去查查看。”莫警官把那耳饰交给一旁的麦嘉玮。

“这个是不是也需要查一下？”麦嘉玮将一叠文件递到莫警官眼

前，“在书房的桌子上发现了郑雷现在手头的收购案，好像和另一家公司竞争得很厉害。”

莫警官点点头，又转向林雨，“郑太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见林雨摇头，他站起身，“再想起来什么请随时和我们联系。”说完向门外走去，雪莹和麦嘉玮也跟了出来。

“你怎么看？”莫警官侧头向雪莹询问着。

“林雨没全说实话。”

“说得对。”莫警官赞同道，“今天我们回去看一下现场发现的一些线索和数据，有消息通知你。”

雪莹比了个OK的手势，摸着早就饿扁的肚子，有气无力地拍拍自己的脚踏车，“我就在社里等，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喂饱肚子，不然没法好好思考。”

莫警官哈哈一笑，拍拍雪莹，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父亲留下的侦探社是一栋两层的老旧公寓，雪莹就住在二楼。她当然没有维修的钱，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虽然这楼的玻璃窗冬天会漏风，地板偶尔会渗水，木质的楼梯走起来咯吱作响，会被初次踏入的人误认为鬼屋，但雪莹不在乎，她希望这里能维持着父亲走时候的原貌。

自从她接手后，生意便不再像以前那么好，想想也是，谁会把重要的案子交给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大学女生呢？也就只有以前父亲的一些客人，或者莫警官介绍来的生意，但无非也就是寻找失物什么的，幸好她不指望着这笔钱来生活。

雪莹吃饱饭回到侦探社，坐在并不宽大的桌子前，目光凝视着桌上相框中笑得灿烂的父亲出神，这似乎成了她每日的必修功课。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雪莹接起来，里面传出轻快的女声，是雪莹的好友方子晴。“雪莹，你今天怎么没来道场？”

雪莹微微一笑，“去了案发现场。”

“有收获吗？”子晴的声音关切起来，作为雪莹最好的朋友，她是

唯一了解雪莹家里事情的人，当然也知道雪莹爸爸的事情。

“目前还没有。”

“一定会有线索的。”子晴安慰着雪莹，使声音听起来更加轻松，“你明天会来吧？大师兄还嚷着要再和你比个高下呢！”

“他一次都没赢过，还好意思说？”

雪莹轻笑，又和子晴闲聊了几句，才挂断了电话。刚要起身去给自己倒杯水，电话又响了起来。

[四]

雪莹撇撇嘴，无奈地又接起电话。

“雪莹，分析调查的结果出来了，我想听听看你的想法。”莫警官的声音从话筒中传了出来。这倒引起了雪莹的兴趣，她倾身靠向椅背，做好倾听的准备，然后等着莫警官继续说下去。“我们核对了下现场取证脚印，据林雨的证词，保姆三天前就请假回家了，走前做过清扫，也就是说，这些提取到的脚印，都是这三天之内新留下的，除了郑雷夫妇、郑父，还有医生俞斌，和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的足迹。”

“女人？”这让雪莹不由得想到那见到的耳饰，“除了郑家人以外，俞斌是私人医生，在那里出入不奇怪，可那女人是谁？”

“是啊，看来我们要查查看这位女客人了。另外，可别小看那俞医生哦，他是美国专攻心理治疗这方面的专家，年纪虽轻已经有不少成果。”电话另一端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

“美国——”雪莹低声重复道，但很快就又将思绪重回到案子上，“那竞争对手和以前的业主，查得怎么样了？”

“竞争的公司负责人那里——”

“死胡同是吧。”雪莹接口，“像郑雷那样的人，如果真竞争如此厉害，不会客气地在家招待竞争对手，还请他喝茶这么大方才对。”

“没错，那人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不过却有个有趣的发现。”

“莫叔你就不要吊人胃口了。”雪莹兴致陡生起来，她从手边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把话筒夹在脖颈间，伸手扯了张便笺纸，简要地做着记录。

“那块地以前是一个姓宋家族的祖坟，据说郑雷当初经手开发这个小区的时候，宋家人起初并不肯出让，可突然间被牵扯进一桩商业欺诈案里，那时闹得很厉害。不久宋家就宣告破产，宋家的后人妻离子散，只能卖掉一切远走他乡。但据说那人临走前留下一句话，大意是破坏这一切的人，将会永远受地下亡灵的诅咒，总有一天宋家的祖先会显灵来讨回这一切。”

“这就是那个诅咒的来由？”

“恐怕是的。”莫警官附和道，“而且林雨对这件事避而不谈的态度显然有问题。”

雪莹用手中的笔轻轻敲打着桌面，沉思片刻，“心中有鬼，不奇怪，显然当初的事情他们做了手脚，郑雷为了达到收购的目的不择手段，如果这样说，那姓宋的为报复而杀人的嫌疑就很大了。”

“我们正在联网查他的去向。”

“不过——”雪莹迟疑道，“郑雷会打开门接待对自己怀着深仇大恨的人吗？”

莫警官轻轻一叹道：“有线索总不能放过，先查查再说。”

“还有那丢了耳饰的女客人。”

“对，还有那女人。”莫警官加重语气重复着，然后便结束了对话。

雪莹收了线，目不转睛地看着笔下的记录，白天现场的情景又仿佛电影画面般闪现而过。她微微皱眉，好像有什么思绪一闪而过，但又无法准确地捕捉……

雪莹一边整理着身上的道服腰带，一边和子晴闲聊着从更衣室走出来。在思考案子的间隙，她喜欢靠运动来使头脑放松。